

徐 鲁 著

普希金是怎样 读书写作的



普希金是怎样
读书写作的

徐鲁 著

图书代号 WX18N086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普希金是怎样读书写作的/徐鲁著.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
出版总社有限公司, 2018.7

(徐鲁文学选集)

ISBN 978-7-5613-9956-9

I. ①普… II. ①徐… III. ①普希金(Pushkin, Alexander
Sergeyevich 1799—1837)—传记 IV. ①K835.1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87676号

PUXIJIN SHI ZENYANG DUSHU XIEZUO DE

普希金是怎样读书写作的

徐 鲁 著

选题策划/刘东风 郭永新

责任编辑/郭永新 周 利

责任校对/王 翰

装帧设计/观止堂_未氓

出版发行/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西安市长安南路199号 邮编 710062)

网 址/http://www.snupg.com

印 刷/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20mm×1020mm 1/16

印 张/19.5

插 页/2

字 数/250千

版 次/2018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8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13-9956-9

定 价/55.00元

读者购书、书店添货或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029) 85307864 85303629 传真:(029) 85303879

目 录

- 第一章 金色的皇村 / 001
- 第二章 从彼得堡到高加索 / 035
- 第三章 南方的长夜 / 064
- 第四章 幽居岁月（上） / 090
- 第五章 幽居岁月（下） / 119
- 第六章 莫斯科的玫瑰 / 151
- 第七章 波尔金诺之秋 / 184
- 第八章 重返皇村 / 212
- 第九章 家庭与宫廷 / 238
- 第十章 诗人之死 / 267

普希金年表 / 296

后记 / 304

第一章 金色的皇村

已经没有谁能够说清楚，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在童年时代所读到的第一本书是什么了。普希金的姐姐奥莉加·谢尔盖耶夫娜（1797—1868年，婚后改姓巴甫利谢娃）回忆说，普希金六岁之前，并没有表现出任何特别的才具，相反，由于他长得肥胖，行动很不灵便，成天总是少言寡语。可是到了七岁那年，他突然变得活泼好动了。虽然学习上表现得松松垮垮，但他那喜欢看书的劲头却比谁都高。九岁的时候，他已经开始阅读古希腊作家普卢塔克（约46—126年，其代表性著作是《希腊罗马名人传》）的作品，法国诗人比托布翻译的法文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以及拉封丹、莫里哀、高乃依、拉辛、博马舍、狄德罗、伏尔泰等作家和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了。这些人几乎全是法国人。这是因为，普希金父亲的藏书大多是18世纪法国经典作家的著作。

普希金的父亲谢尔盖·李沃维奇·普希金（1770—1848年），比他伟大的儿子多活了十多年，但父子之间的关系却并不怎么和谐。小普希金喜欢父亲书房里的书，甚于喜欢自己的父亲。他父亲显然是一位法国文化的崇拜者，不仅有大量的法国文学、历史、哲学书籍，而且自己也能用法文赋诗，并且因此与当时上流圈子里的许多文人墨客往来频繁。这些人中包括俄罗斯作家茹科夫斯基（1783—1852年）、卡拉姆津（1766—1826年）、德米特

里耶夫（1760—1837年）、杰尔查文（1743—1816年）等。

父亲的藏书培养了小普希金对阅读的嗜好。普希金后来在准备撰写自己的回忆录时，称童年时期为“酷爱读书”的时期。“酷爱”一词一点也没夸张。普希金的弟弟列夫·普希金（1805—1852年）对哥哥的“酷爱读书”也记忆尤深：“……他（指哥哥）小时候经常通宵不眠，偷偷躲在父亲书房里如饥似渴地阅读一本又一本书籍。普希金记忆力极好，十来岁就已经谙熟全部法国文学了。”^①

在很久很久以前，
在我那无知的童年，
有一个秃头老汉，
他嘴唇微闭，目光闪闪，
微笑时显得皱纹满面。

这个“秃头老汉”就是普希金童年时读到的伏尔泰。伏尔泰的《奥尔良女郎》《老实人》《亨利亚特》《矮人梅加斯》等，都是小普希金爱读的作品。

法语是当时俄国贵族中的时髦用语，上流社会里的人都以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为荣。小普希金也受着这种风气的濡染，很早就学会了使用法语。他的法语讲得甚至比俄语还好。而且，八岁时（1807年），他就学会了用法文写诗。

十岁那年，他读了伏尔泰的《亨利亚特》后，便模仿着伏尔泰的作品写了一个小喜剧，分为六个诗章，题名为《托里亚特》，主人公是一个不劳而食的沙皇——侏儒达戈别尔特，而内容却是男女侏儒之间的战争。小

^① 列·谢·普希金：《亚·谢·普希金一八二六年前生平介绍》，见《伟大诗人普希金》，冯春、张勉、侯华甫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7页。

普希金完成剧本后十分得意，不料却遭到了他的家庭教师舍杰尔的嘲笑。结果呢，“小作者失声痛哭了，自尊心受到了污辱”，普希金的姐姐回忆说，“他一气之下便把自己的长诗投进了火炉。”^①

不久，他又模仿莫里哀的作品写了另一部小喜剧，题名为《盗窃者》。比他大两岁的姐姐做了这部小喜剧的第一个观众和剧评家。可是这位剧评家一点也不知道照顾戏剧创作家的面子，又一次为他喝了倒彩。不过，这一次他却没有哇哇大哭，而是即席做了一首四行诗，算是自嘲。诗曰：

告诉我，为什么《盗窃者》的
后排观众要喝倒彩？
唉！只因为可怜的编剧者
是从莫里哀那里抄来。

童年的普希金除了在书堆里找寻自己的乐趣，那些经常坐在他家的客厅里高谈阔论的“饱学之士”，也诱导着这个小男孩的隐秘的志向：他打定了主意，要当一名诗人。

让我们认识一下客厅里的这些常客吧。

瓦西里·李沃维奇·普希金（1767—1830年），是小普希金的伯父。他是当时的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他去过法国、德国和英国，是个见过大场面的人。他喜欢在聚会时高声朗诵自己的诗作和寓言。他给人们的感觉是：浑身沾满了巴黎味儿，从头到脚都是时髦的巴黎绅士的服饰。他的发式也是提图斯式的，头上抹着油亮的发蜡。他朗诵诗作的时候，总是得意地把脑袋伸向太太们，让她们闻到他头上的香水味儿……也许，他那时候并没有注意他的小侄儿普希金，但小普希金却对这位伯父华丽轻佻的诗句

^① 奥·谢·巴甫利谢娃：《回忆亚·谢·普希金的童年》，见《伟大诗人普希金》，冯春、张勉、侯华甫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1页。

早已耳熟了。有一次，伯父正准备向另一位诗人德米特里耶夫朗诵自己的某一段得意的、或许还带着一丝不正经的诗句时，突然看见小普希金也在场，便想赶走这个小家伙。岂料小普希金颇不服气地叫道：“有什么了不起！我早就听人读过它们了！”

普希金的堂叔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普希金（1777—1854年），也是一位诗歌爱好者。普希金家的客厅自然也就成了他时常发表自己诗作的地方。

当然，在这里还可以常常听到诗人德米特里耶夫、米·尼·苏什科夫（1782—1833年）、康·尼·巴丘什科夫（1787—1855年）等人的谈笑和朗诵之声。

听众里有普希金的美丽的姑妈安娜·李沃夫娜、叶利扎韦塔·李沃夫娜等。

小普希金在这样的客厅里就像一只窜来窜去的机灵的小老鼠，支着耳朵听听这，又听听那。仿佛任何话题都休想瞒过这个好奇的小家伙。政治、哲学、宗教，戏剧、诗歌、寓言，还有爱情和女人……他好像都听过，也都懂得了似的。

他真是一个天生的诗人胚子。他很早就开始对女性产生了缱绻之情。那些流光溢彩、油头粉面的仕女们经过他身边时，他总要悄悄地使劲儿呼吸一下她们身上发出的香气。这奇异的气息使这个小男孩经常想入非非。只是，他目前还实在是太小了，小得连想跟她们拥抱一下都不可能。不过，有时候，那些轻佻一点的女郎也会把自己的纪念册递给这位可怜的少年绅士，因为她们听说这位少年绅士也会写诗。于是，小普希金会在漂亮和风骚的女郎的明媚的秋波下，略显慌张地为她们题上几句法文诗——自然，这些法文诗全是模仿伏尔泰或巴尔尼等作家的。

在普希金进入皇村学校之前，他平时都是和家人一起住在莫斯科。姐

姐奥莉加是他这个时期的形影不离的伙伴。

普希金在童年时对莫斯科有着非常美好的印象。他很喜欢莫斯科。后来他这样描述过莫斯科在他心中的形象：“过去的莫斯科是俄国贵族阶级聚会之地。一到冬季，他们就离开乡下，汇聚到莫斯科。甚至连卫军的青年军官也纷纷离开彼得堡，飞奔到莫斯科。在这座古老的都市里，到处是音乐之声，到处挤满了人。在贵族沙龙里，每周聚会两次，每次都有五千多位参加者。青年男女在那里相识相爱，并在那里筹办婚事。莫斯科是青年订亲的好地方，并以此闻名于世，犹如维亚斯马靠它的香料蜂蜜面包闻名于世一样。当时，莫斯科的晚宴颇有名气。莫斯科人的这种古怪做法表明了他们酷爱独立的性格。他们是我行我素，而不管别人说三道四。一天，一位巨富独出心裁，在大街上盖起一座中国式住宅，并饰以绿色巨龙，又在黄色阳伞下雕上中国官员木雕；另一位则穿着1784年的服装，乘坐银质马车到玛丽亚草地游逛；第三位则在大夏天用雪橇拉着五名黑人猎手和追捕猎物的跑手穿过大街。”^①

莫斯科的冬天是热闹的，但一到夏天，人们又纷纷离开它，到乡村里去避暑。

普希金家的避暑地在扎哈罗沃。

小普希金关于扎哈罗沃的记忆，是和他的奶娘阿琳娜·罗季奥诺夫娜（？—1828年）连在一起的。

阿琳娜·罗季奥诺夫娜本来是姐姐奥莉加的奶娘。她是离彼得堡大约60俄里的科勃里诺村人。这个村庄原是普希金的外祖父奥西普·阿勃拉莫维奇·汉尼拔（1744—1806年）的产业，外祖母玛丽亚·阿列克谢耶夫娜（1745—1818年）在1805年把这份产业卖掉，而在离莫斯科大约40俄里的郊区另外买下了一个叫作扎哈罗沃的小村庄。这样，阿琳娜·罗季奥诺

① [法]亨利·特罗亚：《普希金传》，张继双、李树立、董爱春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8页。

夫娜也跟着普希金一家来到了扎哈罗沃。她不仅是奥莉加的保姆，也是小普希金和弟弟的保姆。

这是一位极其善良和慈祥的俄罗斯农妇。她知道许多民间传说，满肚子的谚语和俗话，很会讲故事，还会唱许多民歌和摇篮曲。普希金从童年起就深深地爱着这位奶娘。老奶娘也成了他童年和成年时期的最忠诚的、最可亲的心灵的友伴。普希金后来有许多抒情诗是献给这位奶娘的。人们说，献给奶娘的那一系列诗篇，是诗人所有的抒情诗中最美丽、最动人的一部分。

圣像前的粘土灯下，
她的老脸皱皱巴巴；
头上是曾祖母时代的旧帽子，
下面凹陷的嘴巴里只剩下两颗黄牙。

这是奶娘为小普希金唱过的催眠曲。

在扎哈罗沃村，许多个宁静的夏夜里，小普希金哪里也不愿意去，只愿意待在奶娘的黑咕隆咚的小屋里，听她翕动着瘪陷的嘴巴，讲着那些永远新奇和有趣的民间故事。什么巫婆啦，古堡啦，妖精啦，游侠骑士啦，留着雪白胡子的魔术师啦，忧郁的王子啦，漂亮和骄傲的公主啦，还有四周布满骷髅的旧城啦……都会出现在奶娘的故事里。

这些稀奇古怪的传说，仿佛是黑夜里的灯火，照耀着小普希金的充满幻想的心灵。他从这些古老的传说中认识了俄国民间生活的形形色色；他从这些美丽的谣曲里，开始感到了俄罗斯语言的神秘与美妙……

阿琳娜·罗季奥诺夫娜是俄罗斯奶娘的典型形象。在她身上，集中了善良和仁慈的俄罗斯老年妇女的全部美德。她像所有乡村妇女一样，按照自己乡下的教育子女的方法教育着普希金姐弟们。孩子们也乐于接受她的

教育。她留在普希金童年的心灵里的形象，永远是美好可亲的。普希金后来回忆自己童年印象时，其中记得最早的人物便是阿琳娜奶娘。善良的奶娘使他也早早地认识到了俄罗斯女性的温情、宽厚和智慧……

除了阿琳娜·罗季奥诺夫娜，小普希金童年时的另一位心灵伴侣便是他的外祖母。

外祖母也知道许多古老的民间童话故事。她还会刺绣，针线盒里全是各色布头和五颜六色的丝线。小普希金常常坐在外婆身边，一边看她做刺绣，一边听她讲述家史——她的先祖、彼得大帝的那位著名的黑人宠臣尔热夫斯基的故事。这些遥远而又辉煌的家史，深深地印在小普希金的脑海里。若干年后，他写的小说《彼得大帝的黑奴》中的黑人伊卜拉金姆，就是外婆讲过的那位曾外祖父的形象。人们说，诗人成年之后的气质——善良、正直、刚毅、聪慧，还有他的外表形象，都沿袭了他的非洲黑人先祖的许多特征。

小普希金从奶娘和外祖母那里获得了比父母亲更多、更难忘的爱抚与温暖。

奥莉加曾这样回忆过自己的父母亲：父亲生性暴躁，动不动就会火冒三丈，尤其是当家庭教师在他面前告了孩子们什么状的时候，他就会对着孩子们大发雷霆，样子十分吓人。因此孩子们与其说是爱他，倒不如说是怕他，尤其是小普希金。母亲的脾气比父亲要好一些，但她在孩子们面前有着掩饰不住的偏爱之情。先是偏爱女儿奥莉加，后来又偏爱幼子列夫，就是不喜欢小普希金。而且，母亲天生喜欢交际，对于孩子的教育缺少耐心和方法。她用在社交上或独自看书消遣上的时间，远比用在孩子们身上的多得多。

小普希金就在这样既缺少父爱也享受不到更多母爱的童年里生活。所幸他有亲爱的奶娘和外婆。当孤独和寂寞使他渴望友伴的时候，他就去找奶娘或外婆。他在她们那里可以得到宠爱、幻想和自由，在她们那里还可

以很快把父亲冷冷的面孔和母亲的训斥都忘掉。

扎哈罗沃有十分美丽的乡村风光。绿色的田野，金色的白桦林，轻柔的云彩，僻静的灌木丛，闪光的小河，还有四周长满的杉树和椴树，像一面镜子似的明亮的水塘……

普希金家避暑的木屋，就坐落在一片白桦林中。小屋后面有一株孤零零的老椴树，老得就像童话里的“树王”。小普希金常常一个人坐在老椴树下看书或者幻想。

有时候，他也拉着外婆坐在一块林中空地上，听外婆给她讲故事。外婆有一天给小普希金讲暴君鲍里斯·戈都诺夫的故事。

“离扎哈罗沃两俄里远的地方，有个镇子，名叫维亚斯玛，它原来正是暴君鲍里斯·戈都诺夫的领地……”外婆的故事是这么开头的。她告诉小普希金，这个残酷的君主是杀害了一个可爱的小孩子季米特里后才登上皇位的。当时小季米特里正坐在那里吃榛子，他被鲍里斯·戈都诺夫的帮凶们埋掉时，小手里还攥着金色的榛子呢！不用说，像这样毫无人性的暴君是绝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外婆说，暴君是在人们的嘲笑和讥骂声中，在响彻天宇的正义的钟声里，羞惭难当，热血上涌，一命呜呼的。他死的时候，眼前分明晃动着浑身是血的小季米特里的身影。暴君在这个小孩面前整个灵魂都在发抖……

这个故事从那时起便深深地镌刻在小普希金的记忆里。十多年后，他在米哈依洛夫斯克村写出了《鲍里斯·戈都诺夫》这部大型的历史悲剧。或许——不，肯定是，他在写作这个剧本时，他的眼前正一一闪过记忆深处的那些场面：维亚斯玛领地的教堂尖顶，小男孩的求救的小手，金色的榛子，万钟齐鸣……

唉呀，真难受！……让我透口气……

我觉得：全身的血都冲到了我的脸上——

却只是缓慢地落下……

这便是为什么十三年来

我一直梦见那被杀的小孩！^①

这与其说是在写那个暴君的感受，不如说是诗人对自己的童年记忆的抒写。一些鲜活和清晰的印象，完好地保存在他的心中。

在扎哈罗沃，小普希金也第一次认识到了俄罗斯乡村人民勤劳与乐观的天性。他看到，每当夕阳西下，田野上空飘散着绯红的晚霞，静谧的树林也仿佛穿上了绯色的衣裳，在远处的夕光里，就像待嫁的新娘。农民们从田野归来，一路上都回荡着他们的歌声。马在打着响鼻，狗在远处的道路边或田埂上追逐着，发出欢快悦耳的吠声。妇女们的鲜艳的披肩和衣衫在晚霞里闪着动人的光芒。马车夫经过这些女人的身边时，会开着粗鲁的玩笑，惹得这些女人一阵笑骂，他们的声音会越过树林，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他还看到，水塘里倒映着红杉树和醋柳树的姿影，鸽子在不远处咕咕地温柔地叫着，云雀则在树林的上空高声歌唱，空气里弥漫着青草和泥土还有松脂的香味儿。那株夕阳下的老椴树，就像一位失去了领地的老君主，正在那里低头叹息，如果侧耳细听，还仿佛可以听见它深深地呼吸……

是的，在扎哈罗沃，小普希金的心也被这静谧、温柔的大自然与和谐、丰饶的乡村景色安抚着。

农民的歌谣，古老的童话故事，妇女们的笑声，大辫子的乡村少女，节日里农民们围成一圈，尽情地跳舞和歌唱……这一切，都使小普希金在头脑里渐渐地有了这样的感觉：

^① 卢永选编：《普希金文集》第四卷，任溶溶、林陵、张学增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78页。

这就是俄罗斯。这就是俄罗斯的大自然。

这就是祖国——祖国的人民，祖国的语言，祖国的生活……

1811年，亚历山大·普希金十二岁了。

这一年，沙皇下了一道诏书，决定在圣彼得堡郊区的皇村宫院建立一所皇村中学——一所享有特权的贵族寄宿学校。有关决议中规定，“创办皇村学校的宗旨是专门培养供国家机关的重要部门使用的青年”；而这些将来准备担负重任的年轻人，“要从大家大户里选拔”，即学生的出身必须是名门望族。

沙皇本人对这所学校寄予了厚望。他把自己的私人图书馆送给了皇村学校，以示重视。学校聘请的教师，全是一些有名望的教授，并对录取的学生实行免费教育。根据沙皇的意思，皇村中学首批学生应在二十至五十名之间，其中有皇太子尼古拉大公和米歇尔大公。但据说是皇太后不赞成让自己的孙子同别的入学少年为伍，事情才只好作罢。

普希金的父母原本是准备送儿子去教会办的学校接受法国人的那一套拉丁式的和天主教式的教育的。但皇村中学建立的消息使他们改变了主意，他们决定送普希金进皇村。这一决定对普希金来说至关重要——或者说，这是命运有意的安排。很难想象，一旦普希金进入了教会学校，身穿黑色条绒紧身上衣，垂着饰有花边的袖口，说起话来必须慢条斯理，不能有任何自由的装束……那会是什么样子。诗，肯定是与普希金无缘了吧？

但要考进皇村中学也并不那么容易。要有一位颇有威望的推荐人，这是首要的条件。好在普希金的父母一向喜欢与上流社会的达官名流们交往，他们家的客厅里那些常来聚首的人，正好可以发挥作用。其中那位历史学家亚·伊·屠格涅夫（1784—1845年，不是文学家屠格涅夫）就成了小普希金的有力举荐人。更巧的是，沙皇任命的皇村中学首任校长马林诺夫斯基（1756—1814年），也是普希金家的老朋友。于是，普希金顺利地

通过了入学考试。校长给他的评语是——俄语语法：优秀；法语语法：良好；德语语法：没有学过德语；数学：会加法、减法和乘法；生理卫生：良好；地理和历史基础知识：有一定了解。

1811年9月22日，亚历山大一世御笔批准了皇村中学首届学员名单。报名者共三十八人，考试后正式录取三十人。普希金榜上有名。

二十天后，普希金由伯父领着进入刚刚竣工的皇村中学。一位学监把这个十二岁的少年领到了一间房子前。这是他的宿舍，门扉的木牌上写着“14号，亚历山大·普希金”。他往左边旁门一看，上面写着“13号，伊凡·普希钦”。不用说，这是他的同学了。在以后的岁月里，伊凡·普希钦（1798—1859年）成了普希金的最好的同学、密友，而且还成了一位坚强的十二月党人。普希金在《致普希钦》里写过“我的第一个知交，我的珍贵的朋友”这样的诗句。

10月19日是皇村中学举行隆重开学典礼的日子。这是一个热闹和盛大的节日。沙皇和皇后、皇太后，以及安娜·巴甫洛夫娜公主，还有保罗一世的儿子康斯坦丁大公等皇室成员，都来到了皇村，坐到了贵宾席上。在贵宾席上就座的还有许多显赫的大臣、枢密院成员以及各界名流。普希金的伯父瓦西里也坐在那里。国民教育厅厅长马尔迪诺夫用颤抖的声音宣读了皇村的建校纲领：“从先贤手中接过皇位之后，我们坚信，只有摆脱无知，我们的国家才能放射出永不熄灭的光芒……”紧接着厅长的宣读，校长马林诺夫斯基也诚惶诚恐地走到讲台前，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地一口一个“陛下”地发表了他的讲话：“学校将为这些才子们插上双翅，使他们立功建业，成为祖国的真正骄子，成为社会的栋梁之材……”他那过于恭敬和紧张的样子，让那些站在台下的未来的骄子们觉得可怜和好笑。

倒是智慧博学的哲学教授亚·彼·库尼金（1782—1840年）的不卑不亢、沉稳和洪亮的演讲，使学生们听来十分快意。教授神态潇洒大方、气

字轩昂，压根儿就不在乎什么皇帝、皇后在场不在场。他对着自己的学生大声讲道：“热爱荣誉，热爱祖国，这就是你们的座右铭！”声音非常从容和自信，一点也没有校长面对“陛下”的那种诚惶诚恐。他的整篇讲话里对皇帝陛下只字未提。这种高傲、自信、独立的作风，给了普希金和同学们深刻的印象和特别的好感。普希金后来在一首诗中写道：

把心灵和美酒献给库尼金！

他造就了我们，培养了我们的热忱，

他给我们奠定了基石，

他燃起了纯洁的明灯……^①

事实上，普希金在皇村中学对这位卓尔不凡的老师确也非常敬重，总是怀着欣悦和崇拜的心情上他的课。库尼金自己深受法国启蒙派的影响，崇尚自由独立的思想，主张“天赋人权”，是个激进的自由派。同学们对他那慷慨激昂、极具热情的讲课方式很是心仪。受着这种影响，向往个性独立的少年诗人不可能不崇拜这位哲学家。库尼金后来出版了一部两卷本的政治哲学著作《自然法》，其中有这样的言论：“在心灵深处，每个人都是自由的，只应受自己理智的支配。”沙皇统治下的宗教事务部和国民教育部认为这样的言论是亵渎“神灵”，应予查禁，于是库尼金遭到了迫害，不仅被解除了教授任何学科的权利，而且还遭到了流放。普希金为此写下了那首充满义愤的诗《给书刊检查官的一封信》（1822年），其中写道：

但是你，蠢才和懦夫啊，你对我们

^① 伊·伊·普希钦：《记普希金》，见《伟大诗人普希金》，冯春、张勉、侯华甫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0页。

做的是什​​么？哪儿该用思索去推论，
你就茫然眨眨眼；还没看懂意思
你就涂抹和割裂词句，你任着性子
管白叫黑，管讽刺叫诬蔑，管诗叫淫乱，
管库尼金叫马拉，真理之声是叛变。^①

普希金和同学们后来都非常怀念库尼金。

按照皇帝的圣旨，皇村的学制定为六年，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初级阶段的课程包括语法课：俄语、拉丁语、法语和德语；伦理学：宗教、哲学、伦理和逻辑学概论；数学物理学：算术、基础代数、物理和三角几何；历史学：俄国史、外国史、地理和编年学；文学：优秀作家作品选读、文章分析和修辞学；美术和体操：书法、绘画、舞蹈、击剑、骑马、游泳。除这些课程外，还有诸如心理学、军事学、政治经济学、法律学、审美学以及建筑学等。这么多的课程，这么宽泛的学业，别说六年，就是一辈子恐怕也是学不完的。教授们都觉得皇上的胃口太大了，恨不得一口就让这些娃娃们吃成胖子。教授们当然不愿意完全按圣旨办事，他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让学生们有喘息的时间，教师们按照各自的兴趣和特长培养学生，同时把重点放在培养学生对俄罗斯民族文化的兴趣与热爱上。

这些教师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如俄国语言文学教授科尚斯基（1785—1831年），拉丁语教师加里奇，法语教师布德里，还有前面说到的哲学教授库尼金等。

科尚斯基自称是“狂放的抒情诗人”，实际上却是古典派作家的支持者，曾出版过音韵学的论著和一部《希腊诗歌选》。他积极支持和鼓励学生们发挥各自的文学才华，尤其赞成学生们写诗，但没有想到同学们所写

① 《普希金抒情诗选集》（上），查良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8页。